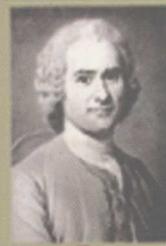


A Discourse Upon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equality Among Mankind



Jean Jacques Rousseau

THE
DESCENT OF
MAN

QUILL PEN CLASSICS

Charles Darwin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BY
Walter Kaufmann

A VINTAGE ORIGINAL V-229 3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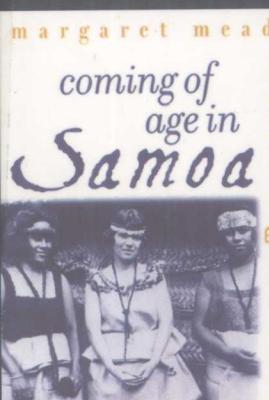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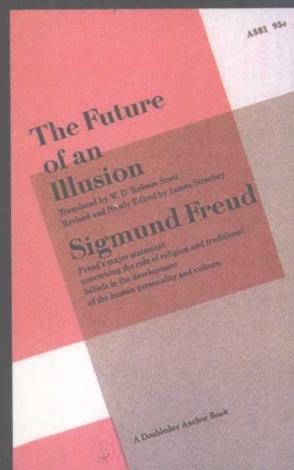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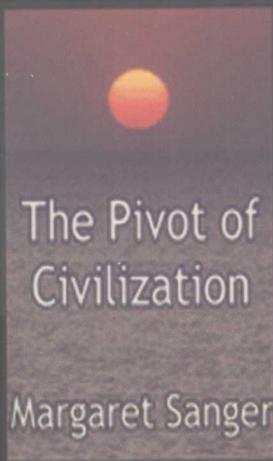
O Books That Screwed
Up the World:
In Five Hours That
Didn't Sleep

世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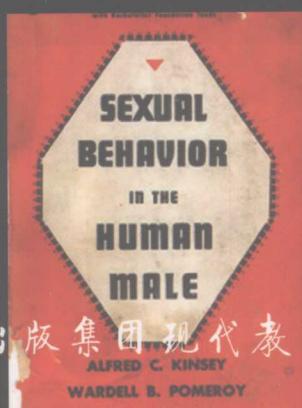
10

本 书

[美]本杰明·威克 著
王玺 译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THE YEAR'S MOST
CONTROVERSIAL
BESTSELLER

The
Feminine
Mystique
BETTY FRIEDAN

"The book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the wisest, sanest, soundest, most understanding and compassionate treatment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扰乱世界的 10 本书

[美]本杰明·威克 著
王玺 译

现代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一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0351

中文简体字版 ©2009年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经由美国尔根纳瑞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利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扰乱世界的 10 本书/(美)威克著;王玺译.-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9.1

书名原文:10 Books that Screwed up the World

ISBN 978-7-80196-886-9

I . 扰… II . ①威… ②王… III . 书评-选集 IV .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189 号

作 者: 本杰明·威克

译 者: 王 玺

责任编辑: 李 叶

封面设计: 奚春玲

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北京春华腾飞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96-886-9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联系电话:010-64251036

思想带来结果

引用古罗马哲学家、执政官西塞罗的话，“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哲学家所说的话还荒谬的了”。然而很不幸的是，哲学家们的荒谬之处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诡辩和古怪的推论。他们把他们的思想付诸于笔端、刊行出版，因而这些思想能在公众中流传。它们能够成为，并且也已经成为了如同致命的疾病一样危险而又有害的东西了。和沾染那些致命的疾病一样，人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沾染那些致命的思想。那些思想在我们所接触的日常知识中大肆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难以被察觉的。

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严格地、镇定地看待这些致命的思想所带来的可怕结果，我们可能只能得到一个结论：真的有些书已经扰乱了我们的世界，也许这些书根本就不存在才是一件好事。

我们不应当对此表示震惊，除非你是那种不相信思想会带来结果的人。托马斯·卡莱尔，杰出的苏格兰散文家，有时候也是哲学家，曾经有一次在一个晚餐会上因为他对一些书籍喋喋不休的评论而遭到斥责：“思想，卡莱尔先生，思想它只是思想啊！”对此，卡莱尔则回应到，“曾经有个叫卢梭的人，他就写了一本里面只有思想的书。而当

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它就已经用那些在第一版时嘲笑过它的人的皮来做封面了。”卡莱尔是对的。正是让·雅克·卢梭所写的那本书点燃了残酷的法国大革命的烽火。

不需要太多的常识和逻辑我们就能明白，如果思想会带来结果，那么很自然的，不好的思想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并且，更加明显地是，如果不好的思想写在了那些书籍中，它们就能够流传的更为长久，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并造成更多的悲剧。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后面打算讨论的那些书根本就没有被写出来过，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好。如果《我的奋斗》从来没有被写出来，那一系列重大的杀戮就都可以被避免。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在目录中的书籍，它们所带来的惨剧多少会因此变得不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们应当把那些书烧掉么？当然不是！就是只从环保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我在这许多年中的了解，最好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旦这些真正能够造成伤害的书籍已经如同病毒一样通过不断的再版操纵了群众——就去阅读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去把握每本书中所包藏的邪恶意图，并且让这些恶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些，也正是我在随后的那些章节中所要做的事情。

——本杰明·威克

目 录

第一部分 初始的扰乱

第 1 章 《君主论》	3
-------------------	---

“因此，若君主想保有他们的位置，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人……”

第 2 章 《方法谈》	13
-------------------	----

“我拒绝相信任何事，即使是那些几乎想不出有什么破绽的事情，我也将它们当作绝对错误的……”

第 3 章 《利维坦》	31
-------------------	----

“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

第二部分 扰乱世界的十本书

第 4 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41
----------------------------	----

“野蛮人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

第 5 章 《功利主义》	5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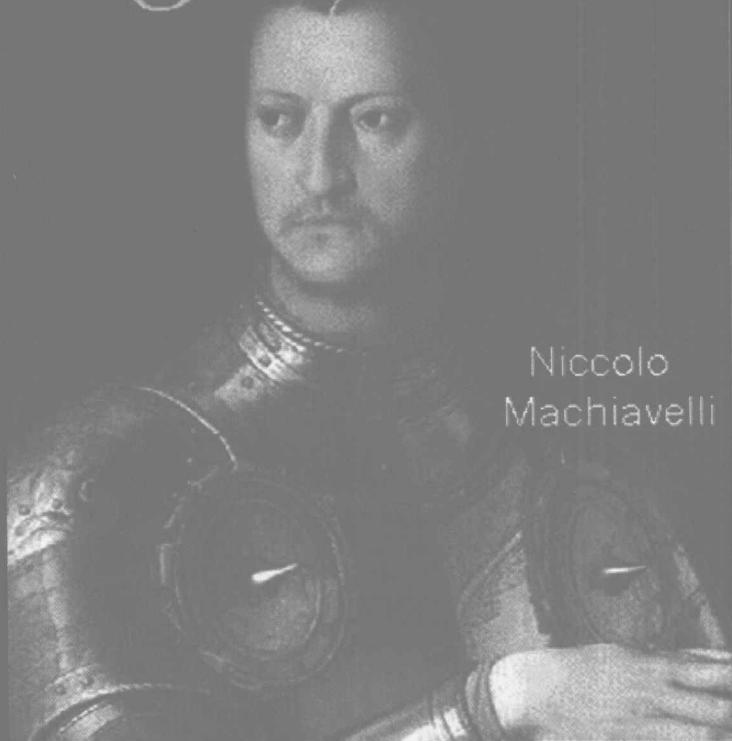
“(功利主义)就其最终目标而言，是争取一种尽可能多的避免痛苦和享受快乐的生活，能够帮助达到这一目的一切都是适当的……”

第 6 章 《人类的由来》	69
---------------------	----

“在某个不很远的未来的时期里，大概用不了几百年，各个文明的族类几乎可以肯定地会把全世界野蛮人的族类消灭干净而取代他们的地位……”

第 7 章 《善恶的彼岸》	87
“基督教迄今是最灾难性的一种自我骄傲……”	
第 8 章 《文明枢纽》	105
“每一个低能的人都可能成为一连串低能子孙的祖先；我们应当提倡绝育政策，以禁止那些低能的人成为父母……”	
第 9 章 《我的奋斗》	123
“雅利安种族的存在，实在和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倘使有一天雅利安种族消灭或是衰微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新黑暗时代势必再重现于世上……”	
第 10 章 《一个幻觉的未来》	141
“如果真有一个创造了世界的上帝和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在宇宙中和在来世的生活中真有一种道德秩序，那该多么美好啊！但是，惊人的事实是，所有这一切正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	
第 11 章 《萨摩亚人的成年》	159
“这些属于未来的年青人必须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家庭必须停止仅为某种个别的伦理理想或宗教信仰辩护，无论是带着微笑、还是皱眉整容；是爱抚哄骗、还是威逼胁迫。应当教会孩子们怎样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第 12 章 《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	169
阿尔弗莱德·金西(1894—1956)	
第 13 章 《女性的奥秘》	179
“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像童子军一样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理智的结论	190
译者记	193

The Prince



Niccolo
Machiavelli

《君主论》

(意 Il principe, 英 The Prince) 一译《霸术》。马基雅弗利著。写成于 1513 年, 作者逝世后 5 年(1532)方才出版, 但作者在世时已有手抄本流行, 出版后 20 年间已有 25 种不同版本, 不久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该书从对中世纪末期的黑暗政治观察出发, 试图提出一种政治理论以统一当时的意大利。在人性论上, 忽视人的社会性, 认为人性趋恶避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并认为人是最可怜、最不幸的动物。中译本由潘汉典译,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马基雅弗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始终没有担任官职，在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统治后于1498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秘书长，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后被投入监狱，后退隐乡间专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君主论》(1513-1532, 一译《霸术》)、《战争的艺术》(1520)、《佛罗伦萨史》(1532)、《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1532)等。



作者：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译者：潘汉典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0-1

开本：大32

装帧：平装

第一部分 初始的扰乱

第 1 章

《君主论》

(1513)

“因此，若君主想保有他们的位置，必须学会如何

不做好人……”

——尼克罗·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你可能已经知晓“马基雅维利”这个词以及它令人厌恶的内涵。在词典中，人们往往把马基雅维利同言而无信、两面三刀、虚假、伪善、狡诈、阴谋、诡计、欺骗、背叛等词语归为一类。马基雅维利死后还不足百年，他就因为莎士比亚的《查理三世》中那个“嗜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遗臭万年了。即使在他那本著作——《君主论》完稿五百年后，他的名字依然蕴含着处心积虑的无情和残忍冰冷的味道。

尽管最近有人试图将马基雅维利描述成一个真诚而无害的帝师，仅仅是在传授谨慎为政的技巧，我仍然打算采用旧的方式，将他作为一个传授世间恶行且影响深远的导师来对待。对那些因抛弃一切道德信仰顾虑，而能勇敢的相信恶行时常比善举更有效力的人，那些坚信最深邃、黑暗、常人几乎无法想象的邪恶的人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伟大经典——《君主论》就是那些邪恶教诲的纪念碑。这就是《君主论》的力量和流毒。在书中，马基雅维利思考着那些黑暗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内容。一旦人们被诱骗接受了这些邪恶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也就随之变得邪恶。

尼克罗·马基雅维利于 1469 年 5 月 3 日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父亲叫贝纳多·迪·尼克罗·博宁塞纳，母亲叫芭托莱米尔·德内利。公平的说，年幼的马基雅维利生在一个邪恶的年代。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斥着阴谋、腐败和冲突的老鼠窝，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国这五个主要地区间争斗不断。

马基雅维利见证了宗教上最大的伪善，那些红衣主教和教皇无异于披着羊皮的政治恶狼。他也亲身了解了那些君王们的冷酷残忍。由于被怀疑叛国，马基雅维利身陷囹圄。为获得他的“供词”，他们对他施以吊刑，这是一种将两个手腕一起绑在背后，再用绳子将人吊在天花板的滑轮上的酷刑。人被拉到空中，不断摇摆，双臂疼痛无比，然后突然摔到地面，双臂便因此脱臼。这种令人愉悦的审问过程如此被反复数次。

马基雅维利对恶有着切身感受。然而有许多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也有着和他同样的感受。那并不是一个缺乏恶行的世界，那些恶行也不缺乏见证者。但马基雅维利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够直面那些邪恶并报之一笑。而他那友善且狡黠的一笑就是《君主论》。

《君主论》是一本让人震惊的书，令人叹为观止。马基雅维利试图在读者的

灵魂中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而他唯一的革命武器就是他的言论。他大胆的陈述那些人们只敢私下耳语的内容，然后轻声道出那些人们不曾也不敢想象的东西。

让我们一窥书中第十八章，来领略它的滋味。一个君主应当具有坚持信仰、恪守承诺、公正诚实等品质吗？看，马基雅维利细心而周到地说：“每个人都知道”，“对君主来说坚持信仰、为人诚实是值得称道的。”每个人都称赞诚实的统治者。每个人都承认诚实是最好的方针。每人都知道《圣经》上那些数不胜数的例子——诚实的君王被赐福保佑，不诚实的君王则被降祸诅咒，还有那些古老文学中对仁君的赞扬和歌颂。

但是，为众人所称赞的行为就是真正明智的行为吗？所有善良的统治者就是成功的统治者吗？乃至更重要的一点，所有成功的统治者都是善良的好人吗？又或者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善行的定义仅仅在于开展成功的统治，所以能够带来成功的行为，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善行，而不用顾及别人的议论。

马基雅维利说，让我们看看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吧。我们看到“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那些成绩卓著的君主们几乎都是不守信的人。”当遵守诺言会给你带来伤害的时候守信就是愚蠢的。现在，“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我这样的教诲就是邪恶的；但是因为人们都是邪恶的，并不会对你遵守承诺，你也就不必对他们守信了。”

然而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弃诺言并不是君主应当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事实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做个好人”根本就是个相当前真的观念。一个成功的君主必须集中精力在如何不做好人上，却还要表现的像一个好人。众所周知，表象具有欺骗性，而对于君主来说，欺骗就是善行，就是一门做明君的艺术。因此一个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统治者难道不应该仁慈、守信、人道、诚实和虔诚吗？绝对不该！身为君主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具备上述的这些品质，然而的确应当做个让人看起来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不仅如此，我还敢说，那些品质对于真的拥有并信守他们的君主是有害的，而对那些仅仅是在表面上表现出它们的君主才是有益的。所以，更好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人看起来很仁慈、守信、人道、诚实且虔诚”，但如果实际需要采取残酷无情、背信弃义、残忍、虚伪、渎神等手段，那么好，需要就是创造之母，你就应当去创造种种欺骗的手段来实行那些

需要的行为，而不要去顾及这些行为有多么邪恶，同时尽力保持你的好人形象。

让我提供两个例子，来看看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行为。第一个例子来自于《君主论》，另一个例子则来自我们今天的社会。在马基雅维利认识的人中，有个叫凯撒·博尔吉亚的，人们很难想像还有比他更邪恶的人。他曾经被任命为天主教会中的一名红衣主教，但为了博取政治荣誉他毫无留恋地辞去了这一职务。博尔吉亚是个丧尽天良的人。只要能够确保权力，他会采取任何残酷无情的手段而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当然，这样的行为让他在他所征服的国民中声名狼藉，他所制造的一系列人间惨剧很快便引起了反抗。在第七章中，马基雅维利为他的读者们安排了有趣而又富有实践性的一课，那就是博尔吉亚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

在博尔吉亚所夺取的区域中有个罗马涅区，马基雅维利认为“那个省到处都是抢劫、争吵以及其他蛮横的言行”。当然，博尔吉亚希望“减少这些言行，让人们平和而顺从”，因为不听话的人总是难以统治。但如果他亲自出面去做这件事，必然招致人们的怨恨，并因此埋下叛乱的种子。

那博尔吉亚是如何做的？他派遣了他的一个手下，雷米罗·德·奥克，“一个残忍且愿意为他效命的人，并给予他生杀予夺的大权”。雷米罗果然坏事做绝，这让他变得恶名昭彰。因为他试图打垮民众反抗和蔑视法律的精神，让他们变成顺民。而雷米罗的所作所为显然代表了博尔吉亚的意志，所以博尔吉亚也自然成为民众怨恨的对象。

但是博尔吉亚绝对是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知道他需要欺骗群众，让他们相信“出现任何残暴的恶行都不是出于他的授意，而是来自臣子苛刻的本性”。因此，博尔吉亚将雷米罗斩成两段，并在旁边放上一段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在某天的早上，曝尸于西西纳的广场上示众。这样残暴血腥的场面一下就满足了人们报复的心理，也让人惊魂难定。

这实在是个杀一儆百的安民告示。愤怒的罗马涅区民众兴奋地发现，博尔吉亚暴政的代言人就这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身首异处的出现在城镇广场上。他们的君主博尔吉亚居然已经满足了他们复仇的热望！但是同时，人们也被这样一个出乎意料而又设计巧妙的残忍场景所震慑，变得空前顺从了。

读者可以用想像力去探索那样一个恐怖场景背后所蕴含的内容，一个人被斩为两段，是竖着斩的还是横着斩的？一把血淋淋的刀，就那样简单的放在尸

体边，还是插入那节木头中？仅仅是那样一把刀能够将人砍成两段吗？那么那节木头又是干什么用的？是人为刀俎的象征吗？

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马基雅维利绝不是在谴责博尔吉亚的极端暴行，而是在称赞他：博尔吉亚非常聪明的隐藏了他的不人道而表现出了人道，隐藏了他的不仁慈而表现出了仁慈。“我不知道要如何去责备他，”马基雅维利在评价博尔吉亚一生中所做的类似的卑鄙行为时说，“相反地，在我看来，就如我所说的，对于所有那些靠运气当上君主的人来说，他应该被当作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

一个人并不需要总是遵从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做个如同博尔吉亚一般邪恶的人。因为每个对于我们现在的政治情形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流血的场面了（虽然勾心斗角仍然不少）。更多的是总统或者国会议员的下属在公众面前自我牺牲来为他们的老板解围。在精心策划的选举秀背后，那些下属就如同可怜的雷米罗，仅仅是执行老板的命令——通过自我牺牲让那些选民感到满足和震惊。

这带给了我们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行动上的第二个例子。“一名君主因此应当注意，”马基雅维利又回头提及他所罗列的美德，“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应该包含之前提及的五种美德，他应当竭尽所能的展现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和虔诚。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品质比展现虔诚更为重要。”这一点对于一个统治者，甚至是想要成为统治者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你的表现”而“少有人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所以表现的虔诚就可以让那些看你表现的人相信你，因为你看起来对上帝满怀信仰，他们也就能够相信你具备其他的美德。对政治来说，这些道理千古不易。

然而“言行不一的教诲”并不是马基雅维利这本《君主论》的唯一遗产。它的不良影响比这要深远得多。对于那些不畏惧地狱的人，那些将人类的灵魂不朽视作无稽之谈而嗤之以鼻的人，那些相信因为上帝不存在便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肆意妄为的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仅仅是一种可能。这就意味着马基雅维利曾经建议的恶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仅限于提供恶行本身，而确实有着更大的破坏性：恶行被掩盖在辩解的言辞之下，而被认为是有益的。马基雅维利说服那些读者，让他们相信，只要是为了满足某种利益，那些罄竹难书、穷凶极恶的卑劣行径并不仅仅是可以开脱的，而是值得

称道的。自从这些建议被无神论所采纳，那些声称“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的诸般恶行便没有一项能被限制。

因此，这本书和我们后面要说的那些书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我必须要对此详加解说，以此分析出马基雅维利的那些邪恶建议和无神论之间的深刻联系。马基雅维利所拒绝信奉的基督教定义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就是你决不能仅仅为了一个好结果就去做坏事。你不能为了竞选公职就编造你的背景。你不能为了推动你的事业发展就去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你不能为了推动经济或提高你的支持率就发动战争。你不能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就采取人吃人的手段。你不能为了升职就去通奸。

对那些行为的禁止很明显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行为本质上就是邪恶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人们对外如何宣称那些行为，亦或那些行为真的带来什么好处，它们都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很不幸的是，今天的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当你向一个人指出这些行为本质上是邪恶的——是肮脏的、亵渎神灵的、是那些一旦做了就会让你灵魂蒙羞的行为，他通常都会对你回以一笑，然后立刻举出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设计好的例子来支持他的想法：某些情况迫使你选择那些可怕的邪恶的行为以避免那些更加可怕的结果。“如果一个恐怖分子让你选，要么杀了你的祖母并且剥了她的皮，要么我们就炸毁整个纽约，你会怎么办？”在他一笑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这样的假设，即为保护全纽约而杀害你的祖母并且剥了她的皮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与否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

显然，这样的一笑毫无逻辑。因为如果真的不存在本质上邪恶的选择，那么我也完全可以为救我的祖母而把整个纽约都炸掉。然而，实际上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的一笑恰恰是运用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运用的推理方式。马基雅维利就是最先提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家。无论出于何种需要、何种利益诉求，都不能减轻这些行为带来的罪恶。

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又是如何同无神论联系起来的呢？我们必须再次用宗教加以说明，尽管马基雅维利拒绝信奉它，但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仍然决定着人们的信仰。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尘世的需求和利益能够超过永生。一旦做了本质上邪恶的事情，无论在此时此地我们获得了多少好处，都立刻让我们和那永恒的至善的天堂无缘了。没有任何我们现世能得到的好处可以抵偿

我们将在地狱中遭受的无尽痛苦。不仅如此，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从永生的角度考虑，在现世中没有一种看似迫不得已或有利可图的行为是真的迫不得已和有利可图的。信仰上帝之外的东西仅仅是一种诱惑，事实上，这是主的考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屈从于这种诱惑——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而采取邪恶的行为，最终成为了 20 世纪中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根源。那些场面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对于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来说，就如同地狱降临人间（尽管这场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根本不相信地狱的人造成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破坏让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应该让人知道）：一旦我们放任自己做恶就会带来一些可以察觉的好处，而我们为着那些值得怀疑的好处做得越多，我们所犯下的罪恶也就越大，直到有一天，我们仅仅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处，就认同了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

消除上帝，一切对邪恶的限制就会立刻消失，任何的蝇头小利都可以成为借口。想想一篇来自三年前英国《观察家》报的消息：在乌克兰，每个堕胎的孕妇会得到 180 美元作为收取她们胎儿的补偿，但那些堕胎门诊所转手就会把那些胎儿卖出每个 9000 美元左右的高价。其中原因何在？因为它们被用来做美容药品。乌克兰的孕妇们就这样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拿钱，所以俄罗斯的老女人们才能用胎儿化妆品来保养他们的皮肤，这样的情况延续至今。

还是回到马基雅维利吧，我们要在这里指明：一个人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为了潜在的利益去做邪恶的事，不但是被允许的也是值得称道的，一个人必须拒绝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信仰死后的审判——马基雅维利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也正是这样建议君主的。

对于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虔诚——那些文中随处可见的虔诚词汇，就宗教中某个方面所发表的言论（尽管这些言论听起来做作而古怪）——人们可能并不认同。所以，在这点上存在争议。不过因为他毕竟表现出了他的虔诚，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推断他是虔诚的。

我承认我很难去应对那些再常见不过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马基雅维利显而易见就是个令人畏惧的无情而固执的人（更别说他的狡猾了）。不就是他告诉我们表现的虔诚有多重要的吗？不就是他告诉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君主就必须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吗？不就是他设计出了做一个伟大君主

的蓝图——做一块大陆的世俗统治者，不也就是他要做个传授帝术的哲学家，建立一门全新的哲学的吗？

所以我们重申：马基雅维利如果不是已经抛弃了上帝、灵魂不朽、死后的审判这三个观念，他也就没必要建议君主们抛弃这三个观念。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把恶称作善，把善称作恶。

这点可以在著名的第 15 章中看得很清楚。马基雅维利相当直白而平静的告诉读者他与别人口中的善与恶相去甚远。他将论述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国家中人们是如何作为的。当“许多人都在想象那些人们从来就看不到真相的国家”时，我们这些现实主义者不应当把视野仅仅停留在想像上。马基雅维利警告我们，我们不能用善（或至少是所谓的善）来指引生活，我们应当用有效来指引生活。“因为一个希望在各个方面都做好的人，必然被他周围那些不好的人毁灭。因此，若君主想保有他们的位置，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人，并根据需要来进行判断”（要不要做好人）。

在现实和幻想的对立中，马基雅维利选择现实政治。然而他所努力拒绝的幻想中的国家又在何处呢？一个是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书中苏格拉底提出人类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努力做个好人。另一个则来自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书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是马基雅维利所抵制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教中天堂的观念。他提出我们对天堂的期望破坏了我们创造更好的也是唯一真实的生活的尝试。在其他的著作中（《李维罗马史疏义》），他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抵制。

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将我们的精力聚焦于远在天上的幻想国度，因而使我们不再着意于将真实世界改造成一个平静的、舒适的乃至相当幸福的尘世家园。不仅如此，基督教还用道德的律条束缚我们的手脚——用幻想中天堂与地狱的赏善罚恶来作为支持——以此杜绝我们必要的恶行。马基雅维利据此挑起了现代世俗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巨大冲突，极大的影响了其后五百余年的西方历史。在这方面，《君主论》和其余我们所知的书相比，是最著名的。